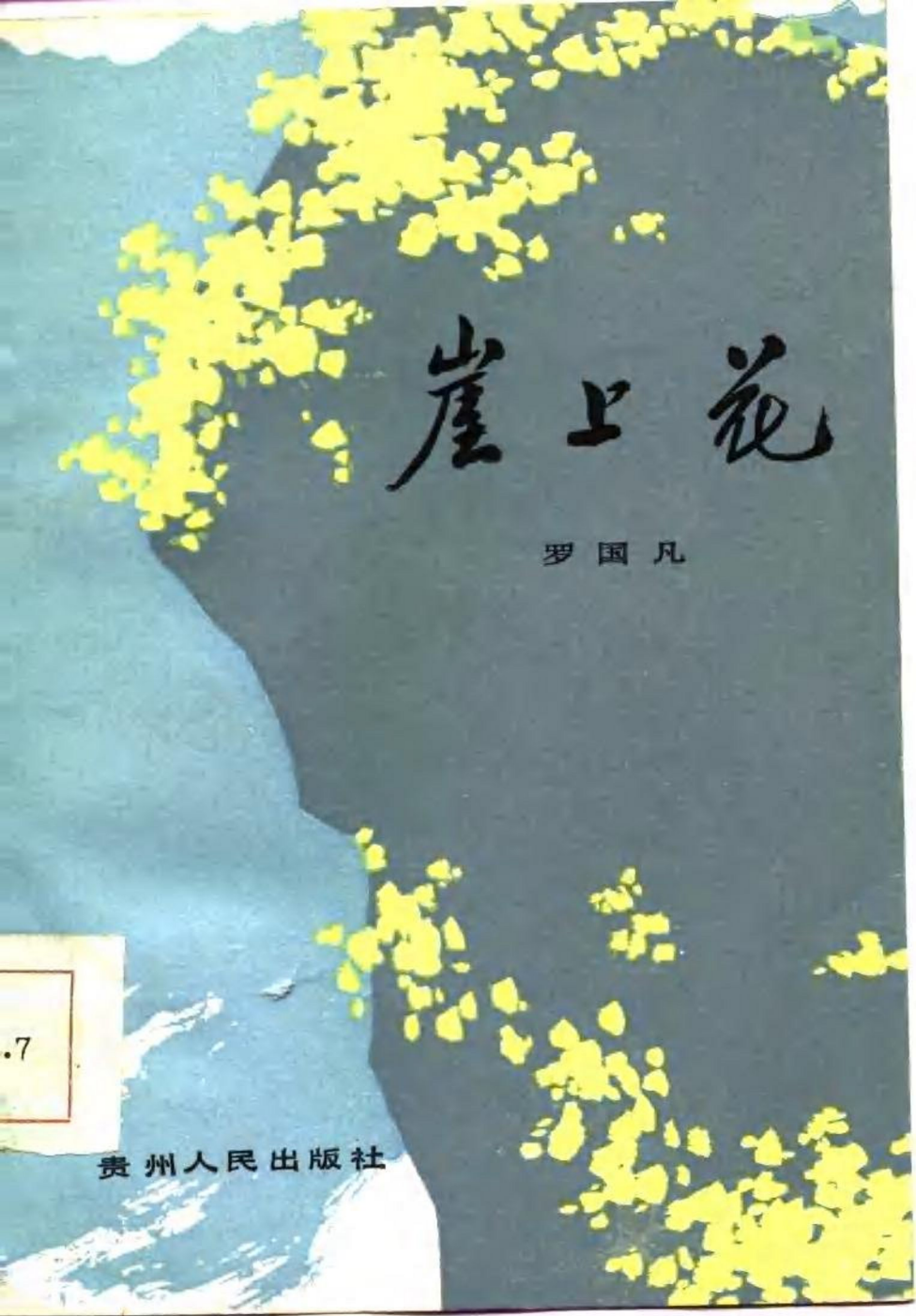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dark, craggy cliff face. Bright yellow flowers, possibly plum blossom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and right portions of the cliff.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grey. The title '崖上花' is written in a large, elegant, black cursive script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liff.

崖上花

罗国凡

.7

贵州人民出版社

崖上花

罗 国 凡

责任编辑 龙国义
封面设计 张世申

崖上花

罗国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5千字 2插页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书号: 10115·635 定价: 1.10元

序

蹇 先 艾

贵州少数民族的文艺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歌舞，几个自治州有“歌舞的海洋”之称。至于文学，一般都是用民族的语言在口头上论述，或者叫做“口头文学”吧，流传很广；但是必须搜集整理，变成汉文，才能使我们得到欣赏。过去少数民族中的艺人、歌手虽多；用汉文写作的却很少。解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加上各级党委的培养，五十年代贵州出现过一些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者，有的在报刊上经常发表他们的优秀作品，有的出版了集子，我们都为此高兴。“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备受迫害，文艺团体横遭摧毁，培养少数民族作者的工作，因之也就中断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这里的文艺界，汉族固然新人辈出，少数民族作者也涌现了一批，布依族的罗国凡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五十年代末他读中学时写过诗，1978年他才开始写短篇小说，比其他兄弟民族小说作者起步晚一些；但是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他长期住在布依族农村，连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布依族山寨度过的。他告诉我：北盘江上的木船，江边的大榕树，遍山遍野的斑竹林、甘

蔗、芭蕉林，都在他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他的故乡贞丰人民的生活情趣，他来到贵阳以后，常常怀念不已。他也向我谈到解放以后，他的家乡与其他地区一样所经过的伟大的变革，他所参与的生活、斗争和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下的所见所闻。

我还记得1982年，作协贵州分会就举行过罗国凡小说的讨论会。在贵州和广西的两个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两种《布依族文学史》中，对他的作品也作了较高的评价。大家公认罗国凡以勾勒布依族山寨风光、风土人情见长，抒发了他与布依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他的取材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文笔流畅自然，继承了布依族民间文学的传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使我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他的三篇代表作《“节日”回到布依寨》《崖上花》《换肩》，都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当年推行的极左错误路线和践踏民族政策的罪行。《“节日”回到布依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布依族妇女熬更守夜，辛辛苦苦自织的小布，赶场天她们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小布，图案花很美丽，深受群众欢迎），民兵们却接受乱命，不仅禁止她们售卖，而且大抓大搜，结果弄到“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集市贸易日益萧条。连同情她们的市管会主任也被送到农场“管训班”去劳动了两年。直到“四害”扫除以后，赶场天才恢复了布依人民小布的收购点，现在已完全可以自由买卖了。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国凡这篇小说，既觉得亲切，又深受感动。由于那些年，我在城市就亲眼看见少数民族妇女卖点野菜（如“折耳根”之类），

都被市管会人员追得哭哭啼啼，东奔西跑，不止一次。《崖上花》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布依青年阿倍的形象，民族色彩相当浓厚，我们仿佛读了一篇民间文学作品。《换肩》的主题思想是好的，人物形象弱一点；但是作者对老队长所表现的高度热爱，自始至终洋溢纸上。

其他如《待到酸果变甜的时候》写了一个可爱的梨花姑娘，选婿的条件是不重仪表重技术，谁要把山梨子由酸变甜就嫁给谁。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诚心想把山寨所有山梨树变成有经济价值的果园的青年阿树，抒情味道很浓，又不落陈套，而以赠别结尾，余味悠然，这个故事写得多么美！还有写青年爱情的《三月三》《“勒友”声声》《阿吉的烦恼》，爱憎分明。其余诸篇，也是可读之作。

国凡在我熟识的少数民族作家中，可以说是写作勤奋的，态度也比较严肃认真。我觉得今后一方面应当更加注意自己的小说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应该把简单的表现手法使之多样化。行文切忌松散，力求精炼。又如作品里，多写一些风俗人情、山光水色，来增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固然很好；但也要考虑一下，这些东西过多了是否会冲淡小说的主题？在大胆反映生活斗争，揭露矛盾时，更要注意各种人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人内心世界的刻画，要求他们有个性，有典型性，不要无差别或者雷同。我希望国凡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生活，开阔视野，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多多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创造性生活，在原有的比较坚实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目 录

序.....	蹇先艾
三月三.....	(1)
崖上花.....	(15)
青竹林来苦竹丫.....	(33)
换 肩.....	(51)
“节日”回到布依寨.....	(63)
“勒友”声声.....	(76)
同 娘.....	(93)
阿吉的烦恼.....	(105)
月挂竹梢头.....	(11)
不生效的结婚证.....	(133)
女儿嫁到撒贯寨.....	(150)
待到酸果变甜的时候.....	(166)
夜郎王子的恋爱悲剧.....	(179)
侠女香姑.....	(213)

三 月 三

—

“老庚”第二次约我去他们寨上玩三月三，我心里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样的邀约，已经中断好几个年头了。

回想起来，当我刚刚从少年时代跨入美妙的青春时期，心里充满稚气的欢乐和产生各种美好期望的时候，便和一般布依青年一样，学吹箫、吹嘞友、弹琴、对歌、玩表……同时开始交朋结友。

十七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不言不语的朋友。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拿着一把勾刀，正在山路旁砍树丫，忽然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悠扬的六孔箫声。这声音是那样妙，那样神！是谁吹的呢？过了好一会，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青年，腰带上插着一支六孔箫，箫上系着一双用五色丝线编成的秋蝉，肩上挑着一对小酒坛，路过我身旁。我暗想，刚才定是他吹的箫。他不时望望茂密的山梨树，又不时向我瞧瞧，好象要对我说什么。他走不几步又转回来，直挺挺地站着，好不容易才对我开了口：

“乌计（朋友），能借勾刀给我用用吗？”

“当然可以。”我说，“你拿勾刀做什么用呢？”

“削点山梨树皮给我阿姐熬青靛，染青布。”

“拿去吧。”我把勾刀递给他，他把小酒坛放在路边，就向一棵粗壮的野梨树走去。我趁机把砍下的柴捆好，走到他身边，问道：“你们那里没有山梨树吗？”

“没有。”他简单地回答。

“我们这里叫山梨寨。野梨子最多，满坡满岭都是，二三月间开花时，一片白灿灿的，好看得很呐！”我又问：“你过江去来吗？”

“是。去阿姑家吃酒来。”他一边剥树皮，一边回答。

我细细看他的那支六孔箫，黄铮铮的闪亮发光，多么象我的那一支啊！如果不是别在他的腰带上，再把那对秋蝉换成羊角虫，我会一口咬定是我的！

“刚才是你吹箫吗？”我问。

“是的。”他又简单地回答。

“你的箫吹得真神！”

“不成样。”

“你的这支箫和我的那支一模一样，怕是一个箫匠做的吧？”

“真的吗？”

通过一问一答，我才知道他叫潘阿槐，坡棉寨人。说到坡棉寨，我晓得它是个不大的寨子，我还不曾去过，于是就顺便了解一下他们寨上的情况，不断地问这问那。

不知什么时候，天边冒出了股黑云，一霎时便把整个天空罩住了。顿时，天黑压压的，狂风呼啸，勾勾云翻滚，头顶上响起了声声炸雷，一道道闪电令人心悸……

那青年看看天色，吃惊地放下勾刀，道：“多谢啦。天要下雨，我要走了。”

他说着，匆匆忙忙地收拾削下的野梨树皮。我瞄瞄天脚，知道这场雨一定不小。想到我们山梨寨离他们坡棉寨，还有三十来里路，要经过四五道大山沟，前面又没有寨子，万一碰上山洪爆发怎么办？我急忙说：

“乌计，你不能走。大雨已到了对门坡，山水要大发；再说天也不早了，就到我家歇一晚上吧？我家就住坎坎上。”

他看看灰濛濛的远山，皱了一下眉头，想了想，说：“这……怎么好啊？”

“不要说这些话。快。大雨来了！”

他搔搔脑壳，显得很难为情。但最后还是和我一道走了。刚刚回到家里，雨就哗哗地下个不停。

阿妈把晚饭做来吃后，天就黑了。

山寨的天气就是这样，一阵滂沱大雨过后，天又晴朗起来，湛湛蓝蓝的天空，又现出无数闪亮的星星，白晃晃的月亮也从东边升了上来。月光撒在还有水珠的竹林，撒在野梨树上……山寨显得那么安详宁静，一切都浸在迷人的月色中……

我们到厢房的瓦楼去（布依人喜欢把厢房做客房），打开三面窗子，让凉悠悠的秋风吹了进来，柔和的月光也流泻进来——

“我们吹箫好吗？”

“好。”他回答。

我从壁上取下六孔箫，和他那管箫比了一下，我高兴地说：

“看，长短、大小完全一样！”

“呵，真的。”

“吹什么调子呢？”

“随便。”

“‘盘江的春天’好吗？”

“好。”

我们合奏“盘江的春天”。清新、跳跃、悠扬的箫声，从瓦楼的窗口飞出去，在山寨的竹林梢头、野梨树林里缭绕、荡漾、回旋……

他确实比我吹得好，手指那么灵活，换气那么均匀自如……嗨，今晚寨上的几位姑娘一定坐在自家瓦楼的窗口边，偷偷地听！一定在拨弄心中美妙青春的情弦！

我们又合奏“五更鸡”，“小牛碰奶”。欢快，和谐，优美的箫声，一曲接一曲地飘出去。

接着，我们又吹“孤儿歌”，“山郎苦歌”，“天狗哭”等几首布依族民间曲子。说实在话，平时我不大爱吹这些调子，因为它的旋律哀怨，令人感伤。但我发现潘阿槐吹这些忧伤的曲调就更富于感情，好象是他内心语言的吐露，听了以后，足足能使那些多情的姑娘伤心流泪！

阿爹阿妈没事，也到厢房来听我们吹箫。

阿爹笑道：“好一对箫！一对好箫！”

阿妈也笑着说：“仙箫！吹‘纳梅女赶山’吧？那调子好听！”

我们又为阿妈吹奏“纳梅女赶山”。阿妈一边听，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潘阿槐，上下打量一阵，说道：“你面红，脸圆，眼大，鼻梁高，嘴角文雅，眉毛秀气，手指纤长……怪不得箫吹得这样好！”阿妈接着转对我，笑了笑道：“看，全不象我家阿栋，蛮头粗脑的，不象个吹箫的材料，没得你会

闪！……”

“依我看么，他们倒是不高不矮一对人哩！”阿爹在旁边笑着答腔。

“你多大年纪了？”阿妈问。

“十七岁。”阿槐回答。

“属兔？”

“是。”

“和我家阿栋同年，你们正好打老庚哩！”阿妈提议后，望了望潘阿槐，又看了看我。

“对。打老庚，又做朋友又是兄弟，很好。”阿爹也说。

我当然很乐意。可是，我看见潘阿槐现出了为难的神情。他把头低下，直愣愣地，一句话不说。

“你不愿意吗？”我笑问。

“不，不是。”他慢慢地抬起头，接着又把头低下：“我…从来不敢想和别人打老庚。”

“为什么？”我们一家人都感到诧异。

“……”他沉默着。

“你说呀，看不起我么？”我急了。

“不，决不是。”他的脸上露出明显的感伤情绪，分明有着难言的痛苦。

本来，布依族青年“打老庚”，女子“打同娘”这是最使人高兴的事。谁的“老庚”多，“同娘”多，他（她）就会引以自豪。逢年过节，家里有什么大务小事，“老庚”、“同娘”互相来往互相帮忙。自古以来“老庚”为“老庚”赡养父母，出钱办理婚丧嫁娶，甚至为“老庚”吃官司，献生命都有。我不明白，为什么提到“打老庚”，反而使我新结识的

朋友变成这个样子？到底他内心里有什么苦楚呢？

“那你是什么原因？”我追问。

“……”他依然勾着头沉默着，用手指揉搓着箫上的彩线秋蝉。过了一阵，他才说：“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就……就打老庚吧！”

“嫌弃什么？不嫌！不嫌！”我高兴地嚷着。

他露出了一丝笑意。阿爹阿妈也笑了。就这样，我和潘阿槐“打老庚”了。

当晚，我们摆谈了很久。可是这种交谈也有点奇怪，都是我找话来说，问这问那。老庚只是不时点头或摇头，不时简单地回答一句半句。我发现老庚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回答问题都象是出于礼貌，他自己是不主动开口的。这一点正好和我相反，我是个噼噼叭叭嘴巴包不住话的人，人家都叫我“一串铃”。

二

如果我们的六孔箫被砸碎，月琴被打烂，如果我们不能和姑娘在花坡玩表，谈情说爱；如果夜里听不到从瓦楼里传出欢乐的歌声和琅琅的笑声；如果朋友、“老庚”不经常往来，内心话不知对谁诉说……那么，这偏远的布依山寨，年轻人将会感到生活枯燥得使人忍受不了。也许因为这样，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这么珍视乐器，把箫说是“仙箫”，把琴说是“仙琴”，把歌喉好的人誉称“歌仙”，把朋友交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家里囤箩空空，找一场吃一场，也希望有三朋四友经常来家热热乐乐。……然而，世间上的事总是

让人不可思议——“打老庚”的第二年初春，我去珉峪城赶场，在场坝上遇见老庚，他第一次约我去他们寨上玩三月三，我欣然答应了。

三月三，是我们民族最富于诗意的传统节日之一。头一天，我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老庚家。他家住在寨子最西边三间茅草房里，虽然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然而，贫穷寒酸的景象叫你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我心里想：恐怕是因为家里太穷，老庚才说“从来不敢想和别人打老庚”的话吧？其实，在那荒唐的年月，又有几家日子好过呢？我的这个老庚也太当真了！

老庚一家人都把我当贵客招待，尽管比较简朴，但节日的团粑还是有的，盘江里的鱼、山林里的木耳、黄花也是有的……我的到来，显然使老庚妈，老庚姐高兴，老庚本人自不必说。然而，他那不吭不响，脸上常挂愁云使我感到遗憾。我不理解，难道老庚生性就是这个样子么？

晚上，我和老庚坐在院坝里的斑竹篷下，约他合奏六孔箫时，谁会想到，他的回答是那么令人失望——他耸耸肩膀，说道：“箫被砸了！”

“什么？”我惊讶。

“箫被砸了！”他重复着。

“你自己砸的？”

“……”他低着头，不答腔。看得出，他心中包含着一种难言的痛苦。

啊，箫——青春的伙伴——被砸碎了，谁不痛心啊？

老庚见我在发愣、凝思，意识到我在为不能合奏六孔箫而难受。他眼睛闪亮了一下说道：“你等等。”他匆忙地跑了出

去，不多一会，便借来了一对精致的，光灿灿的六孔箫，说：“来吹吧，吹个心满意足！”

我接过六孔箫，和老庚吹了一支曲子，他妈神色不安地跑来说：“阿槐呵，你为什么还要吹？吃的苦头还少？”

“阿妈啊，我……我要和老庚高兴高兴！”

“我怕你又吃亏呢！”

“哎——！”老庚长叹一声，把拿到嘴边的箫放下来，过了一会又对我道：“来，吹！‘天狗哭’！”

“不……不吹了吧？”我听了老庚妈和老庚的对话后，兴头已消失了大半。

“吹呀，‘天狗哭’！”老庚的语调坚决起来。

我迟疑了一下，勉强地拿起了箫。

“‘孤儿歌’，吹！”“‘山郎苦歌’，吹！”，“‘黄花飘落’，吹！”……老庚好象越吹兴趣越高似的。吹完一曲，他又迫不及待地吹出下一曲。

正当我们真正吹得落板，忘了身外一切的时候，有位青年来到了我们身边，悄声对老庚说：“不要吹了吧？人家在追查是谁借箫给你哩！”

老庚膘那青年一眼，一句话不说，把箫递还给他。

老庚凝望着昏暗的竹篷，沉默着。过了好一阵，才抓住我的手，语调激昂地问：“老庚呵，你说说，穷可怕，还是精神受折磨可怕？”

“这……穷也可怕，精神受压抑更可怕！”我回答。

“天呵天！我都尝够了！”他竟呼起天来了。

那一夜，我的思绪翻腾着，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和我一样年纪的青年，竟受这样待遇？他做了什么见不得天的

事？他犯了什么不能饶恕的罪？不就是他的祖父是个小寨主吗？这和他喜欢吹箫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二天清早，我郁郁地离开老庚家。他默默地送我走了老远。临别时，他用歉意的、无可奈何的目光望着我，想说点什么，但一句也没有出口；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心中也有许多话，却又感到既无法说，也无从说起……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老庚的阿姐要出嫁了。依照习惯，我这个老庚弟不但要去，而且要点燃一支松油柴，把阿姐照亮出门，以表示姐弟之情。但想到老庚家的困难处境，为了避免那些“山猫”的无理干预和纠缠，我想找几个懂政策的人陪着去，出了岔子才有个照应。他们都说：“怕啥，真要碰上些不懂政策的人，我们就数落他几句！”

说来也怪，老庚姐出嫁那天，居然没有人来过问盘查。不过，老庚家是比较冷清的，没有一点办喜事的气氛。除了几个内亲和寨上几个姑娘来陪姐外，剩下的就是同我一道去的几个小伙子了。晚上，我们倒和他们寨上的姑娘们，痛痛快快对了一夜山歌，熬个通宵还不见输赢哩！

但过不了几天，我就听说老庚又吃苦头了。

往后几年，我不常去赶场，也没有去老庚家，他也没有来。虽说只相隔三四十里，但我们着实有好些年头不见面了。打倒“四人帮”过后，落实了农村各项政策，大家心情都很畅快，我便想去看望一下老庚，看他日子过得怎样？想来也开心了吧？但谁知道，竟传来了一个叫我丧魂落魄的消息：说潘阿槐被捆绑着到县公安局去了！

这个消息对我震动真不小！我心里暗想：老庚平时那么小心小意，胆小如鼠，路上碰个野猫也怕七分，“四害”横行

时都没出乱子，怎么打倒“四人帮”后反被抓了呢？

我决定去监牢看看老庚。

我急急忙忙向民族山城走去，在场坝上买了两串芭蕉，十来个黄果和一封糕点，便向公安局走去。我还没走到公安局，却看见老庚甩着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我忙迎上去问：“怎么样？听说你被抓了，我正想去牢里望你呢！”

他笑道：“多亏一个老者，听说是局长，不然真要吃大亏！”

“你怎么被抓的？”

“哎！我实在忍受不了，去公社提了几条意见，就被抓了。”

“你说些什么？”

“我说他们对我歧视，使我长期抬不起头，我要做人，我要见天……”

三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山寨一年比一年富裕，人们一年比一年心情更舒畅。特别是去年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山寨那种热乐景象，就更叫人心醉了！

初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珉谷城，城里拥挤不堪。购买三月三用品的男男女女，纷纷攘攘。在北门外野花盛开的天然花园里，在那绮丽巍峨的珉球石脚下，又是另外一番风趣——那里聚集着一堆堆仙娃一般美貌的布依姑娘和吹箫弹琴的小伙子，他们狂欢笑闹、对歌、玩表……

这才是人间真正的春天！这才是真正美满的人间世界！